

刘雪莲 / 主编

整体视角的东北亚

地缘政治的分析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雪莲 / 主编

· 整体视角

——
地缘政治的分析

整体视角的东北亚

吉林人民出版社

整体视角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分析

主 编:刘雪莲

责任编辑:黄式刚 封面设计:孙 丹 责任校对:杜 红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432-2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论

一、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地缘政治学，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简称地政学。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源于 19 世纪后期，由于它主张介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所以一诞生就受到学术界特别的关注，引发了极大的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深深卷入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之中，因被纳粹势力利用为其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而声名狼藉。20 世纪 70 年代，地缘政治学在美国和法国复活，这一方面证明了地缘因素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客观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告知世人，不能因为地缘政治学曾被用来指导战争就无视甚至否定它理论的科学性。

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提到：“‘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Ge’的含义所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是人的统治和组织，因此，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又远远不只如此。它所强调的国家概念不单单指‘位于’地球上的一种现象，而且也指‘属于’地球的各类现象之一。其特征源于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描述整

个地球的‘地理’（Ge）概念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所占有的地球之一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政治’（polis）概念则指单个国家与其余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宽泛的关系。”

在学术界，关于地缘政治学有许多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认为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地理因素对政治现象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制约性；二是指列强依据有关地理情况的分析而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就是把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称为地缘政治学；三是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的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认为：“地理是各国外交政策中的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最不可改变。部长们来去匆匆，甚至独裁者也要死，而山脉是始终不可动摇的。”在这一角度上，地缘政治学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存在于纯理论的东西为目标，而是以变成行为的指南为目标。如麦金德著名的三段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可能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就可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可能控制整个世界。我国很多学者也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对外政策的工具。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见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① 法国著

① 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伦敦：麦杜恩出版公司，1964年版，第23页。

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认为,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做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 (定居、游牧、农业和航海) 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 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① 俄罗斯学者拉祖瓦耶夫认为, “作为一门科学, 它主要在于研究国际关系和多半是保障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外交政策的空间逻辑。”^②

地缘政治学与在一些西方著作中提到政治地理学之间是存在区别的。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内涵比地缘政治学的内涵范围要广。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方面, 它最初仅限于国内政治的研究方面, 主要研究自然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并以此作为国家划分政治区域的重要依据。后来,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才逐步扩展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中。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国际范围内来研究地理环境与各国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因此, 过去曾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差别反映的就是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差别: “政治地理学一般被定义为关于任何地理空间——国家、地区、省、州、选举区等内部地域政治力量对比的科学……而地缘政治学则与空间地理单位——国家、地区、大陆之间的关系相联系。”^③

① [法]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 纽约: 双日出版公司, 1966 年英文版, 第 191 页。

②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 年, 第 10 期。

③ N·B·波诺马廖娃:《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学因素: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现代观》,《哲学问题》1990 年第 1 期, 第 36、37 页。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 理性的最后避难所?》,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5 年, 第 4 期, 第 5 页。

总之，概括起来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各国的对外政治行为的影响。它所强调的是对象的国际性质。不过，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今天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地缘政治学可以被看做是几个竞争大国之间关系的地图概念的话，那么现在这样说已经不够了。目前，新的国际现实要求国际社会要有新的行为。地球气候、动物群和植物群以及地表和空间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它需要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同心协力，来建立和发展赖以后代拯救文明的全球地缘政治学。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L. Kristoff）所说：“现在地缘政治学家看地图，已经不是了解自然将什么强加于人，而是了解自然给人指出什么方向。”^①

二、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一）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和鲁道夫·契伦的思想

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和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他们都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没有资料证明这两位学者曾经见过面，但是，其思想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内部拓展了新的视野。虽然契伦被公认为是“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创造者，但他的研究起初是受到了拉策尔的启迪，而且正是由于拉策尔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地缘政治学”才广为人知。

拉策尔（Ratzel, Friedrich 1844 - 1904），德国地理学家和

^① 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4期。

人种史学者，1868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1896年，拉策尔发表的《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及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1900年发表的《作为国民的巨大源泉的海洋》等著作，都成为地缘政治学发展中的基本理论著作。

拉策尔的思想形成与发展正是缘于德国19世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交互影响。他秉承了洪堡和李特尔的地理学思想，相信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以及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他同时也接受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反映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哲学观念。他像李特尔一样，认识到总体相互关系中的秩序和目的。拉策尔也是主张把地球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类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这种传统的看法。为了成功地生长，人类必须也要按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方式一样来调节并适应环境。他的《政治地理学》就是围绕这一伟大构想展开的，全书共分为九个部分，即土地和国家的依存、国家的迁移和成长、固着于土地上的有机体国家，国家空间增大，国家分类上的地理位置概念，区域（空间）概念界限、国家空间发展中的海陆间的过渡，水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山地和平原在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作用。

拉策尔在书中指出：“国家就是一群人和一块土地”的有机体，他称之为“空间有机体”，认为国家的社会行为也遵循生物规律“有诞生、成长、繁殖，而且成长有停滞，有时生病，达到高潮时要萎缩，最后到死亡。”并且国家的生存发展要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衡量一个国家成就的关键就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拉策尔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像达尔文进化论描述的动物一样，经历无穷的争夺空间的斗争，拉策尔

曾公开表示“有空间感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①，国家是个有生衰存亡的有机体，它的兴盛是需要广阔空间的，所以通过领土扩张来增加自身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

拉策尔认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总是要想达到它的自然界限。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必然要超越这些界线。他认为：“地理的扩张，更加如此的是政治扩张，是运动中物体的所有特性；交替地前进扩张和倒退收缩。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而征服空间，……。”就此，拉策尔论证：“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停止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空间。”^②

拉策尔像李特尔一样，相信自然法则支配着地球表面的人类与非人类现象之间的关系，他详述了自己关于国家生存应遵循的法则，拉策尔认为该法则应包括以下七条内容，即：

1. 国家的空间随人口的膨胀而生长，人口增长是国家扩张领土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2. 国家领土随其它方面，诸如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扩张。
3. 国家领土通过并入较小的领土单元而生长。
4. 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器。
5. 国家在扩张领土过程中往往寻求最富有政治价值的土地。
6. 一国领土扩张的动力来自其它更发达的国家。
7. 领土扩张的趋势是在转换过程中发展和增长的。

① 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4期，第2-6页。

② 〔德〕拉策尔：《政治地理学》，1892年，引自罗·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2页。

但是，拉策尔同时认为成功的扩张并不单是在领土方面，而往往是在所有方面同时展开。正在增长中的国家有吞并尚未成功之国家的倾向，并且将会针对那些最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领土扩张。而领土扩张的推动力可能是首先从外部的刺激开始的，这种推动力会继续发展它本身的活力，换言之，吞并造成更大的领土要求的欲望。拉策尔认为假若每个国家都要想繁荣强盛就须以此方式求得强大，否则它将由衰落而消亡，最后被另一个更为成功的国家兼并。获得生存空间的整个过程，不仅能使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更强盛，而且能使其人民更坚强，更富于进取，这样才能适应于统治这个不断扩大的领土。

拉策尔的国家“空间有机体”论虽然没有赞同和倡导侵略和战争，但由于这种学说被德国希特勒纳粹党所接受并提出地域扩张论为其侵略行为做辩护，客观上间接地为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理论把地理环境看成是国家历史的决定因素，这在理论上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在当时的德国，这一理论却备受欢迎。因为它不仅把当时思想界最为流行的达尔文进化论、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以及传统的德国哲学和地理学融为一体，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在德国已经逐步滋生的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思潮。

拉策尔在其政治地理研究中，虽然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但是他却没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这一词后来为其理论追随者瑞典学者契伦提出。但是正如豪斯浩弗所指出的，地缘政治学的名称虽为契伦所创，但“创始地缘政治学的学者不是契伦，而是拉策尔”。^① 契伦本人也承认这一

① [德]豪斯浩弗：《地缘政治学的基础》（德文版），1927年版，第32页。

点，他说：“拉策尔是最大的创业者……。”^①因而拉策尔的许多理论被后来地缘政治学视为奠基理论，把他看成是地缘政治学之父。

契伦（Kjelcen, Johan Rudolf 1864—1922），瑞典政治科学家和政治家，出生于瑞典维恩湖畔的托索，1880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1891年获博士学位，并于同年秋，受聘为哥德堡大学政治科学与地理学助理教授。1901年他在其所著的《科学的政治学》中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1905年，《伟大的国家》首版发行，在该书中，契伦首次阐发了其“国家有机体”思想，并在1908年的演讲中正式提出国家有机体论，1916年他在《生存形态的国家》中论述了该理论的原则与分析应用，另外在此书中他还正式把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提出，并讨论了它的基本理论。随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世界战争的政治的诸问题》、《现代的诸列强》、《关于地缘政治学体系的基本问题》等书，系统表述了其地缘政治思想。

契伦的国家有机体思想，明显地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所推崇的地理学大师们的影响。早在1889年他就提出“国家是一个比个人有更高技艺的人体”的命题。1906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拉策尔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明确地将国家比做具有最高生命表现形式的人，契伦认为，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在它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应首先是一个政权，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国家首先是一种法律的，或文化的现象。而对于任何国家主体的固有基础，契伦认为则是国家的地理的和种族的属性，但是控制国家未来前景的，则是诸如政府、社会和经济特征等这样一些属性，可见，契伦认同国家性

①〔瑞典〕契伦：《生存形态的国家》（德文版），1924年版，第33页。

质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是基本上由自然规律决定的特性，另一方面是由民法典所决定的特性，但他对国家的研究中，主要讨论了国家的自然属性，对社会和政府等特征的研究则显得相对乏力。

在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契伦建立了其国家行为分析体系，其重点是国家的自然天赋属性，它包括五个方面，即地缘政治属性、人口政治属性、经济政治属性、社会政治属性和政府政治属性。作为一个分析体系，契伦对这五个国家政治属性作了进一步的分类，形成了一个由十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完整分析体系。但是，契伦的全部研究工作并未涉及整个十四个子系统，仅包含了五个高层次属性的分析系统。

地缘政治属性是契伦分析体系中国家的第一个自然天然属性，他把它定义为“对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作为一个地理有机体或一种地理现象的国家”的研究。他认为，领土和地域是一个国家的躯体，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一个与某个外部边界确定、内部和谐一致、交通方便的有机区域相结合的地理实体。契伦的地缘政治属性，包括了国家的区位、领土的大小。区位，着重于分析一国与他国及某些敏感的政治摩擦点相关联的国家区位特征。国家领土形态，契伦认为最可取的是同心形，而像智利、挪威这样狭长的国家，其防卫、通讯、交通等实际上已无优势可言，至于一个国家领土的大小，则是该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国的潜在力量指标，也是大国在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人口的政治属性，契伦认为，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决不能单一地追求成为一个实体，更需要有一种精神和灵魂。国家的灵魂是它的民族，没有民族的生命，任何国家都将不复存在。民族的特征和一致性是契伦人口政治属性的主要研究对

象。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其建立以后，总是要努力地寻求“人类物质”的同质性，以获取同一的国民精神，而这种同质性并不以某一民族为基础，而是一种比单一纯民族层次更高的多民族融合体。

在经济政治属性方面，契伦认为，国家的基础应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对外贸易造成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贸易中弱国又总受到强国的剥削，因此国家只有获取对较大领土的控制权，才能为国家的经济需求实现自给自足提供基础。

社会政治属性，即将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来分析研究其社会政治特征的属性。契伦认为这一属性的特殊性在于它仅包括社会形态和社会存在两方面，契伦认为其核心在于对社会均衡发展研究，而这种均衡发展所突出体现的应是融入了数代人的民族传统，而决不仅仅只是生存着的这一代人的信念、传统和幻想。

至于政府政治属性，契伦涉及到了国家的政府形式、宪法形式及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这一属性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灵魂，表现的是国家的法律和文化内核。就此属性，契伦勾勒出一种虚构的协调，这种协调建立在产生于民众中的，统治者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的法人代表基础上。对此，契伦预言，在未来它将因国家的过度民主而出现。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契伦早在 20 世纪初就“预言”到了两次大战期间欧洲将会出现的法西斯政权。

（二）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Manhan, Alfred Thayer 1840—1914）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及历史学家，是海上力量的早期倡导者。1856 年就读当时美国最高海军学府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后，以海军中尉的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1884 年开始在新

建的海战学院讲授海军史和海上战术课程，不久就担任该院院长。1902年，他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鉴于其功绩，美国海军授予他海军少将军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汉于同年12月1日去世。

1890年马汉根据其授课讲义整理的《1660—1783年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该书正式提出被西方资产阶级奉为经典的“海权”理论。此书与他后来的《1793—1812年间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及《纳尔逊生平——英国制海权的化身》一起构成了其“海权论”理论的三部曲，这三部书被公认是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必读书目。

马汉的“海权”论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强调民间商业航海及海军军事活动同国家利益及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其二是规定一系列可用于指导美国海军战略决策的理论原则。这两部分在马汉眼里同等重要，彼此相互依赖。

关于“海权”论的主要支撑框架，马汉认为是建立海军体系、运输体系和驻泊体系。认为国家要对海洋有强有力的控制权。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体系，才能实现国家海上的霸权。他阐述说，为了取得未来争霸战争的胜利，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能够取得海上统治地位的海军力量。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海军，国家才能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摧毁敌人的舰队，从而夺得制海权。否则，这个国家就只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劣势。但是，在马汉的理论逻辑中，海权还包括国家要拥有庞大的商船队，即建立庞大的商船运输体系。他认为，商业和贸易是一个国家赖以富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国家贸易的繁荣和强大又是与国家海洋的控制密切相连的，海军舰队应和商船队相辅相成，构成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内容。马汉还指出，建立广泛的驻泊体系也是“海权”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商船队和舰队在向海外扩张时，不建立海外殖民地和海军基地就“好比陆地上的鸟儿，不能飞出离岸边很远的地方”。^①

可想而知，任何国家尤其海洋国家在原则上都渴望发展各自的海权，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实现这一点。为说明这种状况，马汉以早期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及美国的具体史例为证，列举了影响海权的六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地理位置，马汉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地理位置既易于进攻又便于通往公海，还可以控制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那么，这个国家在获得海权方面就具备了极其优越的条件。

第二是自然结构（包括与此相关联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马汉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海权，不仅要有绵长的海岸线及众多的天然港，而且还要建设良港和海岸基地，便于海上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是领土范围，马汉认为，发展海权不仅在于国家海岸线的长度及港口特征，而且还在于国家版图的大小。

第四是人口数量，他认为国家要想成为海上力量，还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口，尤其要具有众多从事与航海业有关的人口。

第五是民族特征，他讲如果人民有热爱经商的天性，并想通过发展海外商业贸易的途径来致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海权国。

第六是政府性质，它包括国家的制度。马汉指出，政府性质对国家的影响有两个相互区别但又密切相联的途径。在和平时期，政府推动人民勤俭致富或鼓励他们寻求冒险向海洋获取

^① [美] 马汉：《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版，第40-41页。

财富，而在战时，政府则要运用相当规模的海军以保护本国商业船只在海外的贸易活动。^①

1911年，马汉出版了《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一书，集中叙述了海军战略原则，构成“海权”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推崇拿破仑“战争是处理阵地的事务”的观点，他极其看重作战时的地缘作用，指出一个地方是否具有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它所处的位置、它在军事上的攻守性、它所处地方本身及邻国的资源。^②马汉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地理条件应首当其冲，在他看来，后两条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譬如加固工事或供给资源等办法加以弥补，而港口、地势则非人力所能改变的。

马汉的“海权论”顺应并推动了美国国内谋求占领海外经济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扩张战略的需要。他把政治学中权力问题和地理意义上的海洋问题做到了完美结合，并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对它们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导了美国的战略实践，不仅成为美国现实主义强权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而且丰富了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内容，其关于大陆国家与海上国家的冲突、亚洲与欧洲的冲突、俄国与西方的冲突的理论，则预示了后来麦金德“大陆心脏学说”的产生。

（三）哈尔福德·J·麦金德的“陆权论”

麦金德（Mackinder, Sir Halford John 1861—1947）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大战略思想家。他早年热衷于乡村自然史，1880年进入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学习生物学。后在伦

① [美] 马汉：《1660—1783年间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版，第28—89页。

② [美] 马汉：《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波士顿：利特尔与布朗出版公司，1900年版，第132—163页。

敦学习律师业务，并于 1886 年获得律师资格。在其作为牛津大学讲师期间，遍游全国，宣传他的“新地理学”，“新地理学”成为一架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引人关注。

1902 年其名著《不列颠和不列颠海》问世，该书被公认为是英国地理学文献中最具里程碑性质的著作。1904 年，麦金德在英国的《地理学月刊》上发表了《历史中的地理学枢纽》一文，文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他认为亚洲内陆和东欧（大陆心脏）已成为“世界之岛”的战略中心。

麦金德的基本地缘政治学主张是，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同时他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他认为，双方的力量始终在此消彼长，但是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它们双方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借此在斗争中重建均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麦金德对其地缘政治学理论做了部分修改，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其 1919 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在该书中，他首先将其所定义的“枢纽地带”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扩展，使其囊括了东欧和西伯利亚，对这一新“枢纽地带”，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其次，麦金德创建了“世界岛”这一概念，他所谓的“世界岛”即是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大陆板块。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论扩展，他提出了为众人共知的著名论断：“当我们的政治家在与被他们击败的敌人进行对话时，某个小天使会时不时地向他们耳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